

## 思念,在清明的路上

■ 钟家华

(一)

芳菲四月,梨花风正起。这个时节,总有一种莫名的思绪朦胧地出现,风说,这就是无尽的思念。

我朝着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地方走去,抬头间,有祥云飘过,如梦,恍若隔世。春将尽,在这个寂寂山头,总觉得乍暖还寒,烟笼荒山,花开陌上,岁岁凭祭故人。

顺着小径,踏着衰草,沿着您曾经留下的步履,一路寻找您的音容笑貌和春天的身影,可这一切已经不在。

我站在一棵老松下,眺望您去岁的遥远的天堂,想念此时的您。

风讲述春天的故事,从您的口中,我知道了清明的来历。事隔多年,我才知道真正的清明时节。这一切,我又应该从哪里开始,编辑我们三十六年的父子情缘。梦里六趣三千,我又该挽留住哪一抹幽梦。

这个时节,寂寂的坟头,树木丛生,荒草萋萋,藤蔓缠绕,它们好似要占据这个春天。您告诉我们,如果有一天您睡着了,醒不来,不要害怕,您会在春风来时,醒来,回来。

那年五月您真的睡着了,每每清明寻您,您永远没有回来,我不知道永远有多远,今世?来世?此刻懵然,全然忘记青山绿树已是繁花点点。您说,这里的环境很好,那些密密的衍生植物,正好让东风无法走远,能将所有的灿烂停留,让春光永驻。

我把一篮水果,连同您喜欢的米酒放在您的墓前,让天作台地作席,我们对饮。遥想,在每一个清明的路上,斟满了我们今生来世的绵绵思念。

清明时节又见雨来,路上行人依旧,离恨荒草,阴阳相隔。风卷冥纸雨纷纷,行人断魂归。

(二)

风,从山坡滑过。时间凝固,往事如幻。

是谁!举着一盏清明的灯,翻阅隔世的花名册?念叨着你的乳名。

逝去的生命,在漫长的史卷里缱绻着一曲曲笙歌,如落花流水,悄然融入渐渐明亮的清明时节。

这里,总有一条路通向远方。路的这头,是我们的悠悠情怀;路的那头,是你们无尽的牵挂!年年岁岁,这条路曾

经你们带我们走过,如今我们带儿女走。

有多少逝者的骨血垒起一地坚韧的铭文?有多少远去的声音还在吹奏无边的嘱托?是春风,从一个轮回中苏醒,远远近近的幻化成夜晚的星辰,常常点燃悄然远去的音讯和深沉的记忆。

一道背影,曾是一棵走动的树。曾经的枝繁叶茂,做了我们遮风挡雨的屏障。呵,外婆!岁月将您那消瘦直挺的背,最终打磨成了一张沉默的弓。完成了使命,也作别了沙场。

那道背影,从巍峨到苍老,穿过四季风雨,退至年轮的边缘。那道背影,中年丧夫,依然双手在背躬身独行,从三维的尘世逐渐走失,移居至我内心的罅隙,几十年的风雨,终被记忆烙印成一张张黑白的照片。难舍的情缘,终究在一次次泪目中作别。天长水阔,从此,夜深易念,相逢只在梦中。

时间诞生了万物,又抽象了一切。当更细致的时光因一个节日而倍加宁静,我看见一颗,两颗,更多的灵魂,在春的大地上萌生!

风告诉我,清明的路上,心若在,思念就在!

## 怀念父亲

■ 华洪月

做一个勇于承认错误、改正错误、和同学团结友爱的好孩子。

啊,原来如此,是我错怪了父亲!父亲的爱是太阳,即使在乌云密布的日子,也会给我带来无限的光芒。

有一次,下午放学后,我和伙伴们赶着大水牛往河边走,让牛在河岸津津有味地吃着青青的草,大口大口地喝着小河里清澈而甘甜的水。我们一起七手八脚地搬石头、挖草皮、填坡(阻水),捉鱼摸虾,大家忙得不亦乐乎!正在为自己捉到了一条牙签般大小的河虾,而欢呼起来的,我突然听到有人大叫:“牛吃禾苗了,牛吃禾苗了……”我连忙抬起头,发现自己家的牛正在甜滋滋地偷吃着路边二叔公家绿油油的禾苗,已经吃了一大片。糟糕,二叔公是村里最犟的人。我被吓得六神无主,手中的小虾让它随波逐流吧,撒腿就跑去拽牛。

夜幕降临,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牵着牛回家。远远就见到了父亲严肃地站在门口,我的心在颤抖,不敢用眼睛正视他。父亲的话如钟声般响起:“你跟我二叔公家。”我心惊胆战地跟着他去到了二叔公家。父亲见到二叔

公后,陪着笑脸说:“二叔,对不起,孩子在放牛时贪玩,没有看住我家那馋嘴的牛,偷吃了你家的禾苗。我让她向你道歉,明天我再拿一些肥料去给禾苗撒上。”我连忙向二叔公道歉,并保证以后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情。谁料一向犟头犟脑的二叔公,却温柔地摸着我的头说没关系。

父亲带着惊魂未定的我回到家里,语重心长地对我进行了一番深刻的教育:“以后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一心一意去做,不要因为一时贪玩,而忘记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父亲的话就像一曲高山流水,使我如梦初醒,神清气爽。

一天天,我在父亲的爱中坚强地长大。“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我一直在前行,岁月却不允许父亲停留在这个世界上。在很多年前那个哀伤的夏天,在我们的撕心裂肺中,父亲永远地走向另一个世界……

想着我在父爱中成长的一幕幕,我仿佛看到了严厉而慈祥的父亲微笑地站在我面前,为我排忧解难,正确地指引我走向人生的道路。让我底气十足,努力跋涉人生的旅程!

## 蓬草悠悠青团香

■ 刘开栋

任何棵类食物,都离不开糯米的参与。母亲冒着春雨采摘来的青蓬草,还沾着新鲜的露水。去根,洗净,和糯米、粳米一起,在鲜榨米粉铺,通过机器的研磨,把米和草榨成粉末。化为齏粉的青蓬草,把鲜绿的汁水和清新的气味混合进同为齏粉的糯米面,二者已然合二为一,不分彼此。棉布袋盛着,袋口紧紧系着,大石块压着,把藏身在内的汁液慢慢挤出。

春天的夜晚安静得只剩草木拔节的窸窣声响。黎明到来,取出青蓬米粉,取一筛蒸熟,再度混合,生熟杂糅的米粉就具备了柔软黏合的质地,任人拿捏。母亲一分为三。

一份做芝麻馅。黑芝麻和白糖此时结盟为关系密切你中有我的亲兄弟,一套木模具,铺上米粉,舀一勺黑芝麻糖置于中央,上下压实,取出,两面各刻有一个“福”字。一份做萝卜丝馅。必须得是

刨丝器刮出的又细又短的萝卜丝,细不过牙签,短不过拇指关节,趁春雨的间隙,在阳光下腌制晾晒一两日,和猪肉丁混炒,少盐。

一份做春笋馅。必须得是今春刚破土而出的新笋,往年的冬笋储藏一冬之后,定然少了几分鲜嫩的劲头。去皮,清水浸泡一晚去其涩味,切丁,爆炒。如同包饺子那般,擀面杖压好薄面皮,包着厚实的馅料,捏着边封口。青团个儿大,和饺子相比,一个顶仨。

做好的青团,竹筐箩里躺着。煤炉上的水烧开了,青团放进蒸笼,一顿猛火之后,空气里都是青团的甜香。到了火候,母亲掀开锅盖,烟气朦胧中,化为深绿外表的青团,重回竹筐箩里安置,热气还未散尽,孩子们忙不迭地双手捧着一个,张口就咬,甘甜的芝麻糖,鲜美的萝卜丝,脆嫩的春笋,肥瘦相间的猪肉,足以把小小孩童的欢喜,结实实地填满清明时节。

## 距离

■ 语蝉

黄土之上  
是双手合十的我  
黄土之下  
是寂然长眠的你

我们之间  
隔着深广的大地  
遍地的白色野花  
和满山的荒草萋萋  
隔着无数个湿漉漉的夜晚  
和茫茫的尘烟  
隔着生与死的距离

我不知道  
点燃纸宝,蜡烛和香  
那随风飘散的缕缕薄烟  
能否冲破一切的阻隔  
轻轻地告诉地下的你  
母亲,我一切安好  
请不要挂记

我多希望  
这漫天飘落的雨丝  
能够穿过冰硬的土层  
拭去你眼角的灰尘  
温柔地唤醒皱着眉头的你  
母亲啊,我一切安好  
请好好歇息

我默默地祈祷  
每当月亮爬上树梢  
请你驾着风来我的梦里  
只有在梦里啊  
我才能与你生死相依  
我们之间  
再没有任何距离

## 认识清明

■ 曾忠

是从一首千年前的唐诗开始  
雨脚如麻  
在大地的平仄上摇摇晃晃  
那韵脚从此走不出清明  
缠着布裹着脚

是谁的抽泣读出诗的停顿  
抬头是一片天一滴雨  
直到天晴才干涸一双双眼  
千年后那雨痕依然印在石碑上  
太阳触摸到中国字刺手的疼痛

几十年前父亲用满脸胡须扎我的脸  
几十年后那墓边的芒草刺伤我的手  
原谅我  
父亲,那草年年春自绿  
割不完除不尽  
正如那下了千年的雨  
雨来看你  
带着一朵云  
飘在梦的上空

## 青玉案·清明

■ 李志

春红谢过芳菲旅。已瘦了,花残去。泪眼朦胧心若煮,追思祈祷,碑前凝伫。尽在牵魂处。先灵在处梨花雨。杜宇悲鸣泣如许。追念坟头香缕缕。一堆烧纸,数锹新土,搜尽哀思句。

清明时节纷纷雨。草木泪,云深处。袅袅青烟连悴沮。慈恩无限,细针密缕。今隔阴阳阻。坟前跪拜焚香柱。泪湿衣襟与谁诉?耳畔犹闻殷殷语。人生苦短,光阴难住。得失凭谁许?

时至仲春,清明时节,飘飘洒洒的雨点把大街小巷和乡村山野渲染成云遮雾罩的模样。是细密的雨点迎来了清明,还是清明携着雨点悄然莅临人间,已经难以分辨。

清明时节雨纷纷,古代诗人的佳句,千百年流传至今,清明和雨,已然成为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似乎没有下雨的清明时节,就是不完整的,就是带着遗憾的。每至清明前后,天总是阴着,时时给大地恩泽的滋润。

这时,在乡村,在野外,沟渠边,小路旁,青翠欲滴的,是从生的青蓬草,低低地长在田野的地表,纤细的茎秆裹着青色的外皮,片片碧绿的叶片如同细小的手掌,在春雨的浇灌中疯狂生长。靠近时,清新沉郁的气息扑鼻而来。论其气味,是清新中混合着土气,是土气中夹杂着芬芳。它有着平凡的外表,平凡的气味,清明时节,却被人们想起,采摘来做青团。